

意林
轻文库



绘梦
古风
系列

039

雁妃
(一) 传奇
「谜」宫

西西东东 / 著

YanFei
ChuanQi Yi
MiGong

意林
轻文库



绘梦
古风
系列

039

雁妃
传奇
(一)「谜」宫
西
西
东
东
著

YanFei
ChuanQi Yi
MiGong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虞妃传奇. 1, “谜”宫 / 西西东东著. -- 长春 :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7.10
(意林·轻文库·绘梦古风系列)
ISBN 978-7-5585-1564-4

I. ①虞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4841 号

虞妃传奇 (一) “谜”宫
YANFEI CHUANQI(YI)MIGONG

著 者	西西东东
出 版 人	刘 刚
总 策 划	安 雅 张 星
特约策划	师晓晖
责任编辑	吴 强 周 丹
图书统筹	鹿鸣昔
特约编辑	崔馨予
绘 图	天 吟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赵艳红
作家经纪	卢晓凤
开 本	700mm 000mm 1/16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1.5
版 次	2017年10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出 版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0431-85678573

定 价 25.0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目录

第一章	真假太后	001
第二章	真假恩人	033
第三章	真假父子	075
第四章	真假情意	111
第五章	真假龙种	129



第一章 真假太后



(一) 出世

又下了整整一日的雪，绵延不断，掩尽了深宫中的迤逦华光。尽管一直有宫人忙于扫雪清路，朱雀宫外的雪仍旧积得极快，碧朱回来时一脚深一脚浅，走得有些困难。

她撑了把伞，两颊被寒风吹得发红，在一片雪白的映衬下，如秋日的红枫一般。

“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”她扫了眼跪在殿前的两名宫女，皱眉。

这样大的雪，不过一个时辰，两个人都快成雪人了。

那两个人在雪地里瑟瑟发抖，也不知是冻得没了说话的力气，还是当真无话可说，沉默地跪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
碧朱剐了二人一眼，也不再多说，收了伞便入殿了。

殿中暖和，粘在发上的雪花瞬间就化成水。碧朱探头探脑地左右扫了几眼，见没有旁人，便唤道：“阿穆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碧朱也不在意，继续道：“阿穆，你前几日还说要出去做雪人，喏，你去瞧瞧，不用你动手，门口就有两个现成的。”

殿里这才有了动静，是清脆的书页翻动声。

“朱雀宫都有几个月没生人来了，不都说是冷宫吗？难得有人惦记。”里间随之传出一声嗤笑。

碧朱倒了杯茶端进去，冷哼道：“最近宫里关于你失宠的传言的确是越来越多，可她们背后偷偷嚼你的舌根也就罢了，还敢在太后宫里冷嘲热讽，也不瞧瞧自己什么身份。”

里间更为暖和，但矮榻上的女子仍旧蜷在狐裘里，清秀的面上染着桃红，瞟了一眼碧朱笑道：“她们嚼我什么了？”

“还不是那些。”碧朱撇嘴。

宫中人就是嘴碎！她们入宫都一年有余了，那些人明里笑暗里骂，来来回回那么几句话、几件事，说了多少遍居然都不腻歪。

白穆似乎已经习惯，眼都未抬，接过茶，继续盯着书本问道：“哪里的宫女？太后罚的？”

碧朱就势在她对面坐下：“芙蓉宫的呗，还有哪里的宫人那样大胆？说是今早淑妃去太后宫里请安，那两位便在后花园里嚼起劲了，没承想皇上也在，被逮了个正着。”

碧朱幸灾乐祸：“皇上当即就罚她们受掌掴五十，到朱雀宫请罪。正好今日这样大的雪，不成雪人才怪。这下才好，看她们谁还敢说你失宠了！”

白穆盯着书本的眼神凝了凝，似在想些什么，不一会儿，她放下手里的茶，合上书本，披着狐裘便起身。

“让她们多跪跪，也要不了性命。”碧朱在白穆身边已久，自然知道她想干什么，想到平日里芙蓉宫那些人的嚣张模样，便跟在白穆后面嘟囔。

白穆仿佛不曾听见她的话，一面往外走，一面道：“带她们进来看看吧。”

两名宫女本就面上红肿，在寒风中一吹，竟僵硬得有了黑灰之气。身上的雪在入殿之后开始融化，湿了一身，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。

“娘娘，奴婢……奴婢知罪……”两个人哆哆嗦嗦的，声音微弱而沙哑，磕头也磕得不太稳当，“奴婢……奴婢再也不敢了……”

白穆端坐在外殿主座上，白色的狐裘衬得面色净白，平添几分淡漠。她垂眸摆弄手中的茶杯，不发一语。

两个人磕头磕得此起彼伏，哭声愈加凄然。

半晌，白穆才叹口气，抬眼道：“怎么称呼二位？”

两个人皆是一怔，小心翼翼地扫过白穆，马上答话。

“奴婢梅兰。”

“奴婢菊白。”

白穆望着她们，眨了眨眼，缓缓颌首道：“哦，梅兰，菊白，你们今日说本宫什么了？”

梅兰、菊白身子一僵，抖如筛糠。

“本宫没那么可怕吧？”白穆微微笑道。

“奴婢不敢！”二人齐声道。

“本宫就是想听一听……你们说了就算赔过罪了，本宫马上放你们回芙蓉宫。”白穆仍是微笑。

见二人仍旧不语，她叹了口气，无奈道：“那你们还是出去跪着吧，什么时候皇上想起来朱雀宫了，你们再起来。”

二人闻言，脸色一变。

宫中谁不知道，皇上已有半年不曾踏足朱雀宫，这样冷的天跪在殿外，不过今晚

都能要了她们的性命……

梅兰身子较为细弱，胆子倒是大一些，忙道：“娘娘，娘娘……奴婢说娘娘，说娘娘仿丞相独女之姿入宫，为了讨皇上欢心，不惜更名改姓，才……才坐上了贤妃之位……奴婢知罪！奴婢知罪！”

是了，自己现在是贤妃柳如湄，得宠全凭一个“如”字。

早前，当今圣上和丞相之女柳湄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，外界盛传如今的贤妃与柳湄有几分相似才得以被丞相收为义女，更不惜改名“柳如湄”入宫以悦圣心。

这样的过往，若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也必然不愿旁人提及。梅兰边说边哭，当下连连磕头。

不料白穆只是抿了口茶水，不解地望着她道：“何罪之有？”

梅兰惊诧地看住白穆，全身抖得更加厉害，也不知是冷的，还是怕的。

白穆轻轻一笑，眸子里泛着水色似的：“本宫的确是因为柳湄才入宫，也的确改名柳如湄，皇上也的确是甚为欢喜……说的倒是实话。”

白穆这样直白地承认，让梅兰一时失神，连尊卑都忘了，惊异地盯着她。

白穆却是转而看着菊白。

菊白忐忑地看了一眼梅兰，犹疑道：“奴婢……奴婢说娘娘为了入宫抛弃……抛弃未婚夫婿，结果……结果还是……还是失宠后宫，活……活该……”

菊白一边说着，一边悄然看向白穆，见她眼神滞了一滞，忙磕头哭道：“奴婢……奴婢知罪！奴婢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”

白穆却是笑了笑：“虽然略有偏颇，倒也不错。”她扬了扬眉，转而看着梅兰：“没别的了？”

“还说……还说……”梅兰见她不像生气的模样，壮着胆子道，“说娘娘从前恃宠不去太后宫里请安也便罢了，如今皇上……皇上几个月不到朱雀宫，娘娘……娘娘您还是不去，实在……太……太没规矩了……”

其实梅兰还骂了一句“果然是乡野粗妇”，但她胆子再大，也是不敢当着白穆的面说出来的。

白穆眨了眨眼，似乎恍然大悟：“原来如此啊！”

梅兰与菊白瑟瑟地对视一眼，二人入宫已久，眼前这位贤妃娘娘的传闻听了无数，却从未与她正面对过。只听闻她性子诡异，喜怒难测，半年前皇上在朱雀宫龙颜大怒，这里便状如冷宫，她也足不出户。

此时她这般反应，二人只觉得当真是诡异非常……

“你们回去吧。”白穆放下茶盏，扫了二人一眼，也看不出喜怒，起身边走边说道，“阿碧，给她们拿一身衣裳换上，外头那么冷，湿淋淋地回去，该着凉了。”

二人未料到白穆竟这样轻易便放她们走，顶着红肿的脸颊，愣愣地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外殿才反应过来，连连磕头谢恩。

碧朱显然不太愿意，言语上却未表现出来，乖巧地俯身称是。

待她不情不愿地送走那两个人，再回来时见白穆已经换了身厚重些的衣裳，还特意补了妆，一副要出门的模样。

不等她问出口，白穆已道：“阿碧，我们去一趟仪和宫。”

仪和宫正是太后宫殿。

没有外人在场时，碧朱对白穆向来随便，想到刚刚梅兰的话，愤然道：“阿穆，你管其他人怎么说做什么？”

白穆笑着扫她一眼，道：“依着淑妃的性子，可能会由着她宫里的人在我这里跪上一个时辰？”

碧朱皱眉想了想：“是有些奇怪，换作从前，半个时辰不到就来要人了，莫不是这半年改性子了？”

白穆笑着摇了摇头，抱着暖手炉往外走。碧朱拿着狐裘跟上，闷声道：“如果淑妃故意让她的宫女说这些话，我们就该偏偏不如她所愿啊，还眼巴巴地往太后宫里跑什么？”

“罚她们的，可不是淑妃。”

白穆正好打开殿门，冷风夹杂着风雪直灌而入，碧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心中暗暗一惊：是皇上在暗示阿穆去太后宫里？

大雪仍旧片片落下，比春日里的柳絮多了几分厚重，将金碧的皇宫掩藏在一片雪白下。雪地里两个身影不疾不徐地穿过宫道，引来宫人驻足，有些俯身行礼，有些滞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

众人皆知，“柳如湄”入宫那个冬日，也是这样的大雪，连绵三日。

时值新帝登基之初，后宫空无一人。而这位后宫第一女子，由新帝亲自接入宫中，短短一月即晋升妃位，前无古人，夜夜承宠独占后宫，恐怕也是后无来者。

朝中大臣纷纷进言，连太后都看不过去，将选秀之期提前三月，才打破后宫独贤妃一人的局面。而秀女纷纷入宫，后宫渐渐热闹，随之各种流言四起。原来贤妃不“贤”，

竟容不得其他女子分宠，日日与皇帝争吵，终于在半年前惹得龙颜大怒。

自那之后，贤妃宫中虽然仍旧封赏不断，皇上却不再过去。而贤妃不知悔改，断然称病，闭门不出。

却不想，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，她重新出现在众人眼前。与从前一样浓艳的面妆，厚重到看不清脸上的表情；与从前一样清冷的阵仗，只有一名宫女相随；也与从前一样目不斜视，径直站到了仪和宫前。

白穆自认循规蹈矩，恪守本分，倒从未想过自己的举动会引来那么多侧目。她不出门，因为没必要；她浓妆，因为有人喜欢；她只带着碧朱，因为只有阿碧能说上话；她目不斜视，因为……

宫路难行啊。

仪和宫前的雪被扫得干干净净，两枝白梅探出脑袋，白穆走过时，积雪站不稳枝头，带着沁香的梅花瓣一并落下。

不等白穆说明来意，守在外头的掌事宫女已经俯身行礼，并道：“娘娘请稍等，奴婢这就进去禀报。”

白穆不着痕迹地扫了扫站在外面的几名宫女，不过片刻，刚刚那宫女便出来引她进去，轻声低语道：“娘娘这个时辰来，太后近日身体不适，刚刚歇下了，又怕娘娘在外久等，所以……”

白穆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示意她明白。

人得寝宫，太后果然还未起身，姿容不整，便隔着屏风见白穆。

白穆带着碧朱行礼完礼便安静地坐下。太后轻咳几声之后便笑着道：“孩子，半年不见，竟是越发娴静了？”

白穆垂眼，轻声道：“如湄谨遵母后教导，不敢有半分行差踏错。”

太后低笑了一声，似有些许宽慰：“果然长进多了。”

“谢母后夸奖。”说话间，白穆又默默扫了守在寝殿里的宫人一眼。

“你既是主动来见哀家，可是想明白了？”太后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病后的沙哑。

白穆沉默许久，才缓声答道：“如湄明白，宫中唯有母后是真心实意待如湄好。”

碧朱本是低眉顺眼地垂首站在白穆身后，此刻忍不住抬眼，并不着痕迹地扯了扯她的袖子。

早在半年前，太后就有意拉拢，白穆这样说，岂不是同意与太后一伙了？

太后果然欣然笑了：“难得你乖巧懂事。你既想明白了，想必皇帝也很快会想明白。”

白穆没有答话。太后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哀家也乏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宫里头那些闲言碎语你不必放在心上，哀家不在意。”

“如湄不孝，谢母后抬爱。”白穆柔声行礼，再次扫了寝殿一眼，带着碧朱退下。

两个人从仪和宫出来，到了僻静无人处，碧朱忍不住在白穆身后轻声嘀咕道：“阿穆，太后说什么皇上很快会想明白，也以为你跟其他人一样，为了争宠才去找她呢。”

白穆拢紧了狐裘，垂着眼若有所思。

碧朱继续道：“而且阿穆，你刚刚那样说……万一老爷知道了……”

碧朱所说的老爷，便是当朝丞相柳轼。

当年白穆入宫，凭借的是丞相义女的身份。碧朱是从小长在丞相府的丫鬟，与白穆一道入宫，因此称柳轼为“老爷”。如今朝廷局势并不明朗，从前太后就几番暗示白穆，她到底只是“义女”，丞相大人是靠不住的，更何况，一入宫门深似海，宫外那个“靠不住”的，怎么比得上宫里“真心”待她好的？

宫中向来是话中有话，刚刚太后那样问，白穆那样答，等于选了阵营。

白穆的眉头微微蹙起，仍旧是若有所思的模样，不曾答话。

雪花扑簌落下，散在她肩头也不见融化，偶尔几片飘落在她的长睫上，停歇成花白色。良久，碧朱忍不住，再次低声道：“阿穆，你明知道，如果答应了太后，你在宫中……”

白穆突然顿住，打断了碧朱的话，握着她的手道：“阿碧，刚刚的太后，恐怕并不是太后。”



(二) 复宠

碧朱惊讶地捂住了嘴，不可置信地将声音压得更低：“阿穆，你……怎么知道的？”

白穆这句话是肯定句，异常肯定的口吻，碧朱从来不会怀疑她。

白穆拉着她边走边道：“你忘了我是凭借什么入宫的了？”

碧朱咬住唇，神色严肃地跟在白穆身后。

无论是“柳如湄”的入宫，还是“柳如湄”的得宠，都是因为丞相之女——柳湄。

柳湄貌美，当年邻国东昭裕王来访，对她一见倾心，亲自向先皇求亲，奈何她与当时的太子、如今的皇上已有婚约，裕王含恨离去；柳湄多才，国宴之上七步成诗，惊艳全场，当朝状元自叹弗如；柳湄多艺，一支《流芳曲》广为流传，名扬五国；柳湄还贞烈，与太子大婚前夕意外遭袭，不愿受辱，跳下万丈悬崖尸骨全无。

柳湄是皇上的青梅竹马，也是碧朱自小服侍的小姐。

柳湄已死，“柳如湄”入宫，她便随侍左右。

外头的人都以为，“柳如湄”入宫得宠，要么与柳湄模样相似，要么与她身段相似，再要么，与她性子相似。

其实不然，白穆只是擅仿。

她能将柳湄的一颦一笑仿得毫无破绽。即便长着完全不同的脸，她仿起柳湄来，举手投足，甚至说话的语气神态，只会让人觉得是柳湄换了副躯壳，而不是旁人在刻意模仿。加之侍女碧朱善于上妆，妆后的白穆，和柳湄宛如一胞双生，眉眼酷似。

“我既仿得了旁人，有人在我面前作假，我又怎会辨不出来？”白穆嗤笑。

今日那个人倒也装得真切，起初她只觉得不对劲，却未想过那个人并不是太后。方才仔细想想，仪和宫的宫女今日尤其少，若她没记错，都是太后的心腹，一个两个心不在焉，神色略有慌张。那“太后”的嗓音倒真是病了似的沙哑，但寝宫中没有丝毫药香味，且向来与太后形影不离的莲玥姑姑不见踪影……

若她猜得不错，冒充太后的人，便是莲玥了。否则不会那么清楚太后的言语习惯，也不会知晓她与太后曾经说过的话。

那真正的太后呢？遇害？不可能。有意避而不见？没必要。

唯一的可能，便是她根本不在仪和宫，且，不想让旁人知道。

那么……

白穆有些微好奇，太后去了哪里？那个人百般周折地引她过去撞破这件事，又是为了什么？

“太后”说皇上也很快会想明白，白穆都没想到，他就真的“想明白”了，而且那个“快”字，竟会是这样快。

傍晚时分她才去过仪和宫，刚刚入夜，清冷了半年的朱雀宫便热闹起来。

碧朱红扑扑的小脸掩不住笑意，快步入殿喜道：“阿穆阿穆，刚刚陵公公来报，皇上晚上会过来！”

白穆略有些意外，却也只是放下手中的书卷，问道：“桂花凝露可还有？”

碧朱见她兴致缺缺，笑意也散了些，点头。

“洒点儿吧。”

碧朱自然知道这是她家小姐柳湄最喜的香味，当初白穆入宫，皇帝赏下来的一应吃穿用度都是照着小姐所喜来的，就连她这个随身丫鬟，也因为曾经跟着柳湄，如今跟了“柳如湄”。

虽然跟着白穆的时日较短，但碧朱自认还是很了解她的。只是近来她变得有些看不清了……譬如此时，从前她不会主动用小姐爱用的香。

“阿碧，想什么呢？”

碧朱的额头被白穆的手指点了点，回过神来才见到她正对着自己笑，两眼弯起，清透得如同碧波湖里的湖水，又变成自己熟悉的阿穆了。她心下松了口气，正要转身，却被白穆叫住：“我今日的妆可还妥当？”

碧朱连连点头，望着她忍不住道：“阿穆，你这个样子……可真的越来越像小姐了。”

白穆一怔，随即笑道：“你给我上的妆，当然越来越像。”

碧朱瘪了瘪嘴，她想表达的不是这个，但她也说不清到底想表达什么，只好不再说，出去拿东西了。

白穆换好了衣裳，保持着妆容，等到昏昏欲睡也不见人来，正打算让碧朱熄了宫外的灯笼歇息算了，宫人的唱到声便到了。

“皇上驾到——”

白穆恭顺地行礼迎接，只听那个人一声“退下”，朱雀宫为数不多的宫人便一瞬间退了个干净。

没得他的旨意，白穆没有起身，甚至头也没抬，半蹲着看到他明黄色的袍子越来越近，就快到眼前时，却突然一个折身，往书桌边去了。

接着是沉默，安静，无以言状地安静。

白穆那一礼行得双腿发麻，腰肢酸痛，心道早知行个大大的跪礼，也比这么半蹲着舒坦。

许久，她觉得下一瞬她就该摔倒了，在座那个人突然轻笑，声音如浅水一般，道：“你那性子倒是磨没了。”

“从前是臣妾无知，不识君臣之礼，还请皇上恕罪。”白穆像是酝酿已久，迅速答道。

那个人似乎有些意外，拉长了语调道：“哦？皇上？不叫朕‘商少君’了？”

白穆答道：“皇上圣名，臣妾不敢亵渎。”

商少君嗤笑出声，突然转了话锋：“据朕所知，爱妃大字不识，摆了这么些书，不知做给谁看呢？”

殿内响起书页翻动声，白穆默了默，方道：“闲来习字打发时间。”

“这是在怪朕半年不曾来看你？”

“臣妾不敢。”

又是半晌的沉默，商少君终于道：“起来吧。”

白穆紧绷的身子这才松了松，正要站直双腿，脚下一麻，身子往侧边一歪，一个不稳差点儿摔倒。

她也确实摔倒了，尽管商少君已经到她身前，但他并未伸手拉她。

白穆跌在地上，仰首间便看入商少君那双沉墨似的眼里。

沉如寒潭，深不见底，噙着星点笑意，带着戏谑，漫不经心地望着她。

半年不见，商少君，还是商少君呢。

这个登基将将一年的年轻帝王，有着天生的王者之姿，睿智的头脑，狠厉的手腕，深沉的心思，出众的外表，在时光的洗涤磨砺下，愈加盛气凌人。

白穆垂下眼，调整呼吸站起身，再次行礼道：“臣妾失礼。”

商少君又近了两步，突然伸手抬起她的脸，睨着她，似要看入她眼底，道：“看来半年时间，爱妃学会了不少。”

“半年前皇上训诫，一字一句，臣妾铭记于心。”白穆只是垂眸道。

商少君低笑：“哦？那你是谁？”

“臣妾贤妃柳如湄。”

商少君扬眉：“身为柳如湄，该做些什么？”

白穆轻轻推开商少君的手，不动声色地转身，坐在琴案前，素手抚琴，情意满满地凝视商少君。

琴声如水落湖心，婉转清灵，余韵悠扬，徐徐入心。

《凤求凰》，当年的太子殿下与才女柳湄的定情之曲。

一夜之间，表面平静无波的皇宫暗潮涌动。

贤妃柳如湄，弃祖求宠，弃夫求荣，凭帝王对已故至爱柳湄之情，承宠半年，后恃宠生骄，跋扈不可一世，失宠半年。再凭一曲《凤求凰》，邀宠复位。

多年后的商洛野史册上，关于白穆的记载有这样一笔，注曰：废妃。

而昭成帝少君，年少有成，治国有道，收疆拓土，大显国威。后宫佳丽无数，独念青梅柳湄一人，视贤妃为其替代者，百般纵容千般宠爱。注曰：痴帝。

一连五日，贤妃一改常态，日日去仪和宫请安。只是与其他嫔妃不同，她时而早晨去，时而傍晚时分才过去。宫中人对她出格的举动屡见不鲜，再加上她重得圣宠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

白穆本是想再看看太后那里到底藏了什么玄机，哪知几日来却越来越迷惑。除了第一日，这几日太后一直都在，无论她何时到仪和宫，她都出面相见，今天也是一样。

她一如既往地慈祥，从容地饮着茶，岁月在她面上沉淀下来的，只有一股无形的傲人气度。

但今日嫔妃们退下后，她将白穆留了下来。

宫中只剩下几个人，白穆和碧朱，太后和身边的莲玥。

太后徐徐看了白穆一眼，微笑道：“孩子，你这几日连连来哀家这里，可是有事想单独与哀家说一说？”

白穆初入宫时，商少君就替她说话，免了每日到仪和宫的请安。那时她也不太懂这些规矩，因此与太后相处的时日，可说是屈指可数的。

但白穆都觉得稀奇，她们仅仅见过几次而已，太后却仿佛与她认识许久一般，说起话来熟稔有余，且不让人反感。

“如湄从前不懂规矩，如今知错，万万不敢再像从前那般了。”白穆低眉道。

太后轻笑：“难得皇上这点儿小事都为你考虑周全，日日来请安确实是麻烦，哀家也准了你，偶尔来陪陪哀家就好了。”

白穆微微看太后一眼，又马上垂下眼。

太后拉过她的手，语重心长道：“哀家知道你心里憋了口气，但是孩子啊，这人世间哪里有事事如意的时候？你既仰着她的名头入宫，享了她的荣华富贵，得一必然失一，那些不该想的，忘了便罢。”

白穆道：“烦母后操心了，如湄自然明白。”

“明白便好。”太后笑着捏了捏白穆的手，接着蹙眉，突然问道，“哀家听闻你曾有位未婚夫婿？”